

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三季收官在即，首播累计触达近7亿观众

“综N代”刷出新时代乡村幸福密码

两年三季，数字文化生态一日千里的今天，一档以百姓为主角的节目多次在播出当天的全国上星频道综艺中拥有最大规模的观众群。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三季收官在即。聚焦乡村振兴，本季节目探访了24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和美乡村，迄今保持着高收视、高热度，首播累计触达观众近7亿人次。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逐渐落地为壮丽现实，相关文旅类节目亦呈显流。作为央视精品IP，《山水间的家》何以在“同题竞赛”中领跑，成为新时代“三农”纪实综艺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以第三季为例，节目把准时代脉搏，深入挖掘广袤乡土大地的农耕文明魅力和创新实践成果，在时代语境中解读新产业、新业态下的宜人村落，也亮出一张张“人美、景美、情美”的中国乡村新名片。

根植兴农沃土，探寻农业农村发展“新质”之路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什么样？《山水间的家》第三季以“三农”的繁荣景象为笔墨，通过多元的乡村体验等叙事手法，描摹全国各地乡村如何立足特色谋发展、因地制宜促发展的奋斗图景。

比如面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新命题，节目走进农业生产一线，从农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小切口望见农业大变革。在江苏无锡锡山区严家桥村，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插秧、播种、收割全过程无人化，让“只闻机声，不见种田人”的无人化场景成为现实；在陕西安康汉滨区财梁社区，数字化技术在农业、乡村惠民服务体系的应用，让观众对“一屏观千里，一网管全局”的数字乡村系统有了更多期待。

又如文旅融合这一现代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节目也从具体案例里找寻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华丽跃迁。四川省达州市宝塔坝村打造“荷花节”文旅品牌，将万亩荷塘的“生态颜值”转换为旅游业的“经济产值”；江西省萍乡市茅店村将武功山景区流量变为村庄“留量”，走出“以景带村，景村融合”的发展路。农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全新的产业链条，助力乡村经济腾飞，为乡村带来多元的就业机会和可观的经济收益。在这里，青山绿水不仅是“诗和远方”的象征，更是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山水间的家》第三季贵州篇宣传海报。

从“塑形”到“留魂”，绘就幸福底色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培育新农人，才能增添新动力。《山水间的家》第三季把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与新农人水灵灵、沉甸甸、沾泥土的生活有机结合，从“塑形”到“留魂”，绘就幸福底色。

在贵州省遵义市山堡村，“辣妹子”梁静打造出村内第一家辣椒家庭作坊；在北京大兴区李家场村，00后新农人李震让菌菇家庭农场升级了体验采摘园、社会实践课堂等新功能；在新疆伊犁州四官村，返乡青年潘伟杰积极发展特色民宿产业，助力四官村文旅融合

发展……“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双向奔赴故事，自会激发观众情感共鸣，引导更多有技术、有视野、有魄力的年轻人“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乡村发展，要守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魅力。节目也聚焦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探索，充分释放乡土文化的内在魅力，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机。湖北省宜昌市青林寺村村民结合谜语民俗文化，打造极具青林寺村特色的“谜稿”产品，为传统的消费场景注入新的文化创意和文化动能；云南省红河州阿者科村村民通过对哈尼梯田、原始蘑菇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保护和改造，让它们成为更加独特、更具观赏

价值的旅游资源，推动文化和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节目的制作匠心。快节奏的数字文化大环境里，《山水间的家》顺应农作物时令，真实记录中国农业生产生活景象。春末，海丰丰收季，在福建莆田南日岛，摄制组每天乘坐渔船深入海洋牧场，扎根渔民生活；夏初，又横跨4000余公里，顶着高温，捕捉新疆四官村数万亩薰衣草绽放的治愈瞬间。因此，观众能随镜头游历全国范围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乡村、领略乡村发展的多样性，从关注乡村到去往乡村，在山水间收获身心栖息。

王彦

电影《好东西》是怎样的好东西

把“好”字拆开，是“女子”，电影《好东西》也是关于女性的，但不完全是。

自电影《爱情神话》爆火后，导演兼编剧邵艺晖潜心打磨3年，其平行篇故事《好东西》“千呼万唤始出来”。影片依然关于上海，仍旧保持着舒缓、诙谐、优雅的调性，只是主人公从上海“土著”变成了“沪漂”，故事也从小市民的小情爱“荡”开去，扩展到女性的多重关系。

影片展现的生活性，将一切都溶解在了细节里——包括男人和女人，包括各种工种。邵艺晖是充满触感与敏感的创作者，不喜宏观立论和大块叙事，擅用丰富的表象、瞬间和细节来呈现复杂多义的现实；以具象提炼抽象，以行动透视关系，以语言拆解观念，从而将生活分解在形式丰富的片段之中。

在《好东西》里，没有《爱情神话》无处

不在的吴侬软语，但观众还是看到了上海。上海被“安放”于25处取景、51个风格各异的地点之中，这个上海是具象的，没有确切的定义或形容词，只是够味儿。人一旦走进这样的上海，便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既是观看者，又是参与者。

将人带入一个故事，是电影的主要功能之一。而《好东西》的故事将自己放得很低，低到尘埃里，有了泥土般的质地，就像未经修饰的生活本身在银幕的时间格局中自然生长。谁都看得懂它，谁都听得懂它。这种生动，来自她们被生活“塑造”的痕迹：单亲妈妈王铁梅，似乎工作、生活、照顾孩子无所不能，但也无奈、无助，不得不因为生活而放弃年轻

时的梦想，搬进条件更差的房子；乐队主唱小叶缺爱、“恋爱脑”，性格软弱，偶尔又勇敢得不得了；9岁女孩王茉莉，是她们中最幼稚的，又常常最清醒。生活让几位女性既矛盾又自洽，既艰难又坚强，她们带着烦恼拥抱生活的样子如此真实而亲切。

她们的生动，也来自于独特性。她们是普通人，也是自己；纵然平凡，却不平庸；释放独特的个性，也演绎特有的故事。片中有一处神来之笔：小叶带着王茉莉辨识各种声音，每发出一个奇妙的声响，画面就切换到王铁梅忙于家务的不同日常，数个蒙太奇的叠加为这位单亲妈妈镀上了一层美好的光泽，庸常的生活由此如诗如歌。

影片最难得可贵的是真正的女性视角。几位女性主人公，她们审视自己又

互相审视，她们站在独立的视角观察、叙述、挣扎、取舍。影片中并没有过度倾斜的两性关系，男女成为彼此平等的“合作者”。

也许会有观众看不懂这几位主人公，她们确实很难“界定”。她们选择、为之努力，又在几乎得到的时候放弃；她们的身上萦绕着各种关系，对此她们不排斥也不欢迎，只泰然自处；她们会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奔赴远方，哪怕前路不可预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她们走在大胆尝试的路上，愿意为好的人生、独特的自己“创设一个新的游戏规则”。片中有一段对白特别有意思，问：“女孩应该怎么打鼓？”答：“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的确，什么是好东西？只与自己相关。不只对于女性如此，对于所有人皆然。

李佳

《白夜破晓》时隔七年回归，导演刘英剑——新老观众要兼顾

阔别七年，刑侦剧《白夜破晓》携原班人马回归，一部曾被国产悬疑网剧观众视作“白月光”的剧集能否再创巅峰，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如今，剧集已开播数集，面对观众的各种评价，导演刘英剑直言既有压力，也很欣慰。

一比一还原核心场景

第一部《白夜追凶》，导演刘英剑是当时的摄像，同时也是副导演。他透露，自己接下第二部的拍摄任务时，“自然是有压力的”，但把第二部拍好的决心，整个剧组是一致的。据介绍，《白夜破晓》的剧本在七年前就完成了，2022年刘英剑拿到剧本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作到底是面对新观众还是老观众的问题”，“我们找到的答案是，新老观众要兼顾。”

剧组在保证原班人马出演的同时，需要在置景道具等方面复刻出七年前的时代韵味。由于当年拍摄时所使用的取景地早已拆迁，剧组想到了借助地砖的尺寸来还原建筑，最终重新搭建了一个一比一比例还原当年办公大楼的核心场景。戏外虽已历经七年，但剧中的时间并没有中断，除了对场景的还原，剧中人物使用的手机、电脑等常见道具都要回到七年前的习惯，路边一闪而过的街景也要尽量维持当年的风貌。因此，观众重新走入《白夜破晓》时，会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长丰支队看似什么都没变，但人物在第二部其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第二部核心是主角团的成长

“第二部的核心是讲主角团的成长，而不是依然延续着过去的人设始终不变。”在刘英剑看来，为了照顾老观众，主角人物的关系核心设定不会变，但伴随着剧中时间的推移，剧中角色也会逐渐成长，这恰恰是不变中的变。“新一季里，观众会看到关宏峰变得没有那么一意孤行，关宏宇表现出了他睿智的那一



面，而周巡也没有那么多的碎言碎语。”这种变化的产生并不是突然的，而是第二季的一个个具体案例推动，影响着主角的成长。

《白夜破晓》维持了第一季的叙事结构，主线追查213灭门案真相，副线破解长丰地界上的各种案件，“计中计”“案中案”层出不穷。已经更新的剧集中，就出现了虐狗案、贩卖儿童案、周子博越狱案和四月杀手案，故事的主题既有虐狗问题的心理动因，也有激情杀人的社会问题。在刘英剑看来，这些案件并不像传统悬疑剧中以高智商犯罪居多，更多的是可能出现在普通生活中的，是这些具体可感的案件在推动主角团发生转变，“我们第二季的核心还是想讲人性，这也是《白夜破晓》区别于其他悬疑剧的特点所在。”

剧集播出至今，刘英剑也看到了观众的各种评价，他表示最为欣慰的是不少观众都看到了剧组的用心，剧中预埋的包袱点和前后呼应的地方，很多观众都有所感知，“现在的观众越来越专业了，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鞭策，也是好事。”

李夏至

《我是刑警》揭秘还原多起大案侦破过程

老牌刑侦剧的“老味道”再现荧屏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是刑警》正在央视八套播出，这部现实主义刑侦大剧以类纪实的叙事手法和拍摄风格，还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起恶性大案、疑难积案的侦破过程，讲述了30年来公安刑侦事业的发展历程。随着《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剧中一次次唱响，熟悉的刑侦剧经典味道再现荧屏，让观众找回当年看《便衣警察》的集体记忆。

15个典型案件再现刑侦工作

《我是刑警》从1995年震惊全国的“鹤岗1·28大案”持枪抢劫大案侦破切入，讲述了于和伟饰演的秦川从警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始刑侦生涯，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刑警的故事。据悉，《我是刑警》通过15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典型案件串联起基层刑侦工作，揭秘了诸多刑侦大案的侦破过程，该剧开播后爱奇艺内容热度破8000，酷云收视峰值达2.9137%，成为年末荧屏的一部品质佳作。

剧集开场硬核又生猛，首个案件“河口市西山矿大案”以“鹤岗1·28大案”为原型，不但案情惨烈，而且犯罪分子非常狡猾，男扮女装误导警方侦查方向，对



场被击毙的团伙毁灭尸灭迹不留线索，导致警方破案陷入僵局。相比近些年流行的悬疑推理剧，《我是刑警》在人物塑造上没有高智商的天才神探，情节设置上没有烧脑、多重反转的炫技叙事。

剧情对刑侦题材重案实录不修饰不美化，高度还原真实的破案过程及刑警的工作生活，全景式展现基层刑侦工作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剧中，在案件侦办初期，基层民警集体走访摸排，刑警一次次现场勘查，逐步缩小侦查范围，而案件难点是案发现场一具无名尸的身份迟迟无法确

认，省厅专家的来到成为侦破的转折点。

剧情讲述中，破解无名尸的过程采用了平行剪辑，一边是刑事技术专家在案发现场进行弹道还原，一边是法医专家对无名尸进行尸检，两个场景下的刑侦工作交叉叙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揭示了无名尸的真实身份和犯罪分子毁灭尸灭迹的动机。剧情对刑事侦查手段的细致还原，让观众能以一线刑警的工作视角深入挖掘案件的细节，沉浸式体验刑侦工作。

返璞归真犹如刑侦纪录片

《我是刑警》在艺术想象和戏剧性设计上较为克制，比如秦川挚友叶茂生牺牲的情节没有出现在大案侦破的关键节点，而是晚上出门买烟路遇盗贼车上前抓捕，殊死搏斗中叶茂生中枪，最终倒在追击路上。这样一个看似偶然性十足、与主线剧情无关的牺牲，却是无数人民警察恪尽职守打击犯罪、用热血谱写警魂的缩影。

《我是刑警》在平铺直叙的叙事中讲述破案，还原了“人”在办案的纪实感。剧中，侦破案件不再是主角光环下灵光一现，如有神助的个人头脑风暴，而是各层级、多部门、多警种依靠扎实的刑侦工

邱伟